

中国美术全集

工 美 卷 二十

于 明 主编



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简史(代序)

中国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造物样式。

中国工艺美术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先民的第一件劳动工具的创造。凝聚在原始工具里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既确立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初始形态,亦确立了工艺美术作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先导的地位。

奴隶社会的商、西周时期,中国工艺美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工艺造物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加强。精神内涵中大量渗入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使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魅力。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工艺美术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主义精神的崛起和繁荣,使指向实用功利和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与承继原始文化传统的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形式有机统一,由此而产生的轻利活泼、飞动奔放、雄强古拙的美学特征,在陶瓷、漆器和丝织品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上的转折,造成工艺美术生产格局和价值追求的变化。生产中心逐渐由北方移向南方,工艺造物趋向内在人格和心性的显示。这一时期崇尚主体人格精神的造物倾向和空疏、清静、平淡的审美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艺美术的整体发展。

中国工艺美术在初唐和盛唐获得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器和木工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使隋唐工艺美术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意匠和富丽丰满的形态特征。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比较完美的范式和境界出现在宋代,并集中地表现在陶瓷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为保持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

元代的工艺美术也有着一定的发展。染织工艺的织金锦、陶瓷工艺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来自尚武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工艺美术风格趋向粗犷、豪放和刚劲。

明朝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和科学的产生,促使明代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阶段,织锦、棉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和建筑装饰等门类都得到较全面的发展。明代工艺美术承继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发展,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在清代更加完善化,其品种之繁多、技艺之精湛、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呈现出集各历史时期之大成的局面。导源于上层贵族审美趣味的以技艺取胜的造物观念,在清代工艺美术生产中进一步强化,以致一代艺术风格日趋矫饰雕琢、精致繁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的生产格局、产品结构、工艺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呈现着新的面貌。衰败和新生、模仿与创造、恪守与分化构成近现代中国工艺美术的基本景观。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工艺美术迅速崛起,蓬勃发展,清新、简洁、明快的现代工艺美术标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现代工艺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工艺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并树立起新的审美风范和价值标准。

编者

中国美术全集 工美卷——目录

夏 商 周

乳钉纹爵	8
铜罍	9
饕餮纹簋	10
夔纹铜钺	11
戈卣	12
卧虎扁夔足鼎	13
饕餮纹铜鼓	14
铸钟	15
三羊鬲	16
铜天觚	17
饕餮纹单柱爵	18
凤柱	19
几何纹白陶甗	20
黄釉瓷尊	21
朱漆木雕	22
玉援铜柄戈	23
玉刃矛	24
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	25
司母戊方鼎馆	26
四羊方尊	27
大禾人面铜方鼎	28
人面	29
何尊	30
折觥	31
季子白盘	32
毛公鼎	33
玉鸟纹刀	34
突目面具	35
金箔虎形器	36
双羊尊	37
鸟纹卣	38
素面甗	39

云纹饅	40
燕侯盂	41
蟠龙盖饅饅纹铜	42
伯矩鬲	43
癸钟	44
史墙盘	45
癸壶	46
鸟盖铜	47
重环纹铺	48
仲羲父钺	49
回纹硬陶兽耳甗	50
方格彩陶(部分)	51
利簋	52
刖刑人守门鼎	53
大克鼎	54

春秋 战国

云纹禁	56
莲鹤方壶	57
镶嵌狩猎纹豆	58
铜伎乐房	59
玉环	60
吴王夫差矛	61
越王勾践剑	62
曾侯乙铜钟	63
曾侯乙墓玉多节佩	64
彩绘描漆小座屏	65
黄玉璜	66
青铜神兽	67
兽形磬	68
铜铺首	69
虎咬牛纹金饰牌	70
彩绘描漆豆	71
彩绘乐舞纹鸳鸯盒	72
玉制蚕纹璧	73

彩绘内棺	74
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	75
铁足铜鼎	76
曾侯乙尊盘	77
银首人形灯	78
齐刀币	79
十五连盏灯	80
错金银嵌松石铜壶	81
朱绘兽耳陶壶	82
玉镂螭虎纹合璧	83
透雕蟠螭纹铜镜	84
龙凤金银错方案	85
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	86
虎座凤架鼓	87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	88

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美术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而青铜器则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标志。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品类。在这个时期,君权已经确立,礼教之风兴起,于是权力象征、典章制度、历史记载等都见诸钟鼎尊彝。青铜器品种繁多,可分为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类型,各类之中品种也很多,不胜枚举。这时期青铜器的功能不只限于实用,更主要的是通过各种仪式,作为推行教化、建立君神权威的礼器。青铜器皿的制作以殷商时最盛,形制精美,风格庄严神秘,纹饰繁缛,形象狞厉,皆因殷人敬奉鬼神,生活奢靡所致。西周前期青铜器制作沿袭商代旧制,后期风格渐渐变得质朴简单,器形端庄厚重,皆因周人生活俭朴、崇尚礼教之故。



器身断面呈椭圆形,流窄而长,流与器身相交处立二钉状小柱。三足细高,修长而外撇的实足弥补了上部流尾太长太平的缺

陷,使稳定感和匀称感增强。器表素面,朴素无华。它在铸造工艺及造型艺术方面是二里头文化铜爵中的代表作。



此器敞口，口沿前部有对称的两个棱锥状矮柱。束腰，折腹外侈，腰腹后部设鋬。平底接三锥状足，足空且挺直，器外无纹饰。它是已知惟一的一件夏、商之际的平底锥足铜斝。它是商代最流行铜斝的原始形态，开一代铜斝形制的先河。



盘龙城出土的簋分有双耳、无双耳两型,此簋有大耳,腹部饕餮纹较宽,已由带状向满花过渡。簋口有两道弦纹,圈足也饰有两道弦纹,并有镂孔,此器规整大方,纹饰主次分明,既表现出青铜器的质感,又起到了较好的装饰作用。公元1974年出土。



此钺纹样富于装饰性，风格与晚期的钺而有区别。钺体略偏长，刃口延展而成弧形，身中央有一大孔，两肩有两长条形穿，内较狭而长。在钺近本处及两侧均饰夔纹，此钺形制较大，中央的孔亦很大，配以随物赋形的入字带状夔纹，凛然含威，令人震慑。



卣是盛酒器，一般有提梁，造型复杂优美。商代多为椭圆形，西周则为圆形。此器表呈灰黑色。椭圆屋形盖，菌状钮，盖壁两侧伸

出翘耳。短直颈，斜弧肩，鼓腹下垂，两段式高圈足。典雅大方。在颈之前后置牛头形钮，内套宽扁的提梁。



鼎是古代祭器，商周时期成为礼器中重要的器种之一，是奴隶主统治、权力和等级的一种象征。夔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物，形象为独角、一足、张口、卷尾。此器一改通常以夔为青铜纹饰的做法，而为三支夔形足。公元1989年出土。



此鼓由鼓首、鼓身和鼓座三部分组成。纹及由夔纹构成的饕餮纹,两侧边缘各有三鼓首铸接于鼓身上部,鼓身呈梭形,鼓面呈排鼓钉,似为仿自蒙皮木鼓的形制,颇为逼真。公元1977年出土。



搏是中国古代青铜打击乐器的一种、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宴飨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磬组合使用，以形成乐阵。此搏平面呈扁圆形纹饰繁缛精美，浮雕的牛首和两侧扉棱协调对称，一对小鸟居高雀跃，更增添了几分韵味。



此器为商代后期作品、敞口、中空腹部 也作牛、鹿或龙面形的,此鬲以羊作面,实
稍大,颈部稍细口沿两旁有两耳,腹部与颈 为特殊。该鬲通高22.8厘米。公元1958年出
部饰有饕餮纹。一般所说饕餮纹多如虎面, 土。



觚为古代饮酒器,相当于现代的酒杯。使重心下移,其造型设计别具匠心,在窈窕造型多为长身、细腰、侈口,似喇叭状,此器轻巧之中,又给人以稳重含蓄之感,此器制高挑细长,底小口大,由于扉棱的巧妙配置,作于商至西周初期。

